

75395/7986(4)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927

石堂先生詩集卷之五

客中感陳普尚德

講義

詩

關關雉鳴在河之洲

關雉一篇男女之正而首句之與後已其全篇為本意關雉

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關之為義道也彼此相應之意也然

則關關雉鳴得無若前章所謂樂音相聞金鼓之類乎以

為相應之和聲則是可謂之通可謂之相聞矣而關關

又合不介之意而本篇之義亦得矣夫樂之於道也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五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講義

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關雎一篇男女之正而首句之興便已具全篇大意關關
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關之爲義通也彼此相通之意也然
則關關雎鳩得無若前輩所謂樂意相關禽對語者乎以
爲相應之和聲則是可謂之通可謂之相關矣謂之關關
又含不舍之意而本篇之寤寐之求琴瑟之求鍾鼓之樂

與柏舟之所謂鬢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之意皆已見於此矣睢鳩江淮間有之文公信用先儒註釋以謂摯而有別謂其情意深至而有別也情意深至亦柏舟之義情意深至而有別則於相和相愛之中而未嘗無如賓之禮是為得男女之正也又謂其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生有定偶不相亂則從一之義並遊不相狎亦如賓之禮也又謂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亦夫婦之道也古者夫婦雖居室中未嘗無別士昏禮即席在東婦衽在西是也同室而不同衽席別之至也在河之洲亦止其所之意也

悠哉悠哉

五經無一字一句無義理不用心看紛紛眼中華用心看句句韶濩字字膏粱如關雎悠哉悠哉一句儘有意味文王之心片時半刻行盡天下見到百世詩人皆寫其心亦不為無見矣家人之道利女正女正則家正家正而天下定豈惟天下社稷宗廟無疆之福皆在其中易詩書春秋四經之首皆備陰陽男女之禮而詩之感人深故獨詳悠長也哉者深遠之辭再言悠哉意彌深也臯陶謨發明迪德之旨主於身修思來有天下國家者苟無百世之慮則德日衰而治安不久矣周家八九百年之祚起於二南二

南起於關雎文王之心天地民物國家之蘊也故當其未
得淑女則寤寐思服其所思所服者豈不曰宮闈衽席萬
化造端君德盛衰庶政美惡天下治亂人物消息國祚短
長皆繫焉幽閒貞靜則女德正而陰道得好德不好色則
思無邪而百爲善遠下不妬忌則貴賤序而子孫蕃誠使
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則爲四海
元元之福宗社綿綿之曆如其不然禍亂將無涯矣禍莫
大於好色德莫惡於驕妬古今所畏莫甚於后妃不安其
位預外廷之事而交外廷之人縱欲敗度不出於閨門而
禍及於天地萬物艸木魚鱉亦不得其所也伊洛竭而夏

亡河竭而商亡日月吉凶不用其行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牂羊躓首三星在罍而周亡皆女禍也褒姒未生而西都
之事已耿然於文王胸中矣悠哉悠哉所謂周萬物而及
百世也大槩一國一家有人有土不以大小上下皆不當
爲淺近之謀爲君難者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忽也况於
家道之善惡女德之正邪爲理亂存亡之大幾乎衛武公
年九十作抑詩以自警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訏謨大謀也定命凝定天命也遠猶遠圖也辰
告及時預相告戒也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正身正家以爲
天下之法也此老成長慮之言文王未娶之年已先得之

而唐明皇以七八十暮年甘心衽席之鴆以幾亡其國亦獨何哉

葛覃

人於天地間惟心而國於天地間惟家心正則一身無不善家善則一國天下之事無不得一國天下之家正如一人之身之心是乃萬世不易之道而爲人君者之所當深察而重念也葛覃一篇是矣篇中本意主於后妃不廢女工而一篇之善凡三皆不廢女工之所爲二南之善凡二十五篇亦葛覃一篇之所致正孟子所謂守約而施博之善道秦漢以來爲后妃而服幹濯之衣者其於葛覃之后

妃其所服之衣蓋屢經澣濯而不棄也古之爲女者未嫁必有師已嫁復不離此法制之善也至於尊嚴恭敬動止必咨不止於空名虛位者則葛覃之末章可見矣父母在一歲一歸寧禮也然所謂寧者嫁而能盡其婦道禮義不愆室家咸宜然後足以安父母之心若春秋之夫人內女其歸寧者固亦多矣至其賢明識道恭謹無過足以慰父母之心者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自宋伯姬許穆夫人衛莊夫人秦穆夫人楚文夫人之外其禮義之守可以必其不愆不忘者固亦少矣而況於敵苟載驅墻茨中藋之詩其爲父母兄弟社稷宗廟之憂辱有不可言者乎葛覃之所

謂歸寧非徒父母在之禮也有善之可稱無過之可言足以慰安父母之心而免於在家不教之責也此一篇之善三也而以為皆生於不廢女工者以后妃之不廢女工則其無不愛敬者可知一篇之善三皆一愛敬之心所為也二南二十五篇其二十篇皆婦人事也關雎后妃之德淑善幽閒也卷耳后妃思念其君子行役之勞也樛木后妃不妬忌也螽斯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桃夭芣苢漢廣汝墳鵲巢采蘋艸蟲采芣行露殷雷標梅小星江汜死麇穰矣凡十五篇皆二南風俗之善女德之正陰道之得而皆后妃之化不獨桃夭所致也兔置羔羊甘棠皆丈夫

文公詩傳所謂詩序但識后妃而不復知有文王者矣

召南羔羊

禮曰幼子常視母誼謂其血氣未動當有以養其耳目一其視聽以全其真淳而為少壯成立之基人之交物莫要於目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欲之不可禁者以目之接不得其正也此雖強盛之年知方有守之士亦或失於墻壁之不密備禦之不豫而況於幼子未知善惡而惟物之從乎故古之愛其子者常以法度之物日用之不可無者示之其非法不度足以奪其目而挫其心者痛除深屏不使至於其前故其視聽有常表裏不亂至于二三十孝弟之教

詩書聖賢之學有不待鞭策勸勉而沛然以趨之者何也
其本端而其事習也君之於民也亦然民猶子君父母也
父母之於子愛之教之無不至君之於民也愛教兩盡始
無忝於爲君故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帝君者所以愛之養之師者所以教之成之也此天理之
當然天心之所在故曰克相上帝謂民皆天民愛教二者
君之所以代天者也康誥曰若保赤子夫所謂若保赤子
者豈徒愛之育之其所以爲之謀者固無所不忠也民之
爲道也耳目鼻口各有所欲而耳目者物之所集心之邪
止昏明安危理亂之所關也二者之中目爲尤甚是故不

役耳目百度惟貞而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禮以養目樂以
養耳而聖門四勿以視爲先是故古之君人者昭德塞違
守法持正去奢從儉厚質薄文以爲天下先凡服器飲食
宮室車輿步趨行止會遇交接在群黎百姓之目中者大
自日月山龍小至藻率鞞鞞大自明堂清廟小至檝滌牢
庖大自郊禘朝宗小至飲食講問君臣上下各加持守交
相警勅九禮法度數之當然不敢有一毫之踰越一日之
放逸者所以一天下之耳目而定民志也其理義之自然
既有以得生民之常性而不待於作爲其執守之確然復
有以養天下之淳風而不至於惑亂所以三代之民禮教

之俗常如魚在水艸木在風雲雨露中但有生長收斂而莫知其所以爲之者此其所以爲盛也吾嘗味召南羔羊一篇而知周之所以爲周文王之化近見於振振之公子綢直之士女讓畔讓路之小人而遠見於南國之在位五紵五緘五總服之不貳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貌之無欲也所謂心廣體胖是也凡有欲者必見乎四體古之所謂失足於人失色於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者皆欲之誠於中形於外有不能以自持者南國之大夫其衣服不貳而其行止進退從容有常如此文王之道化於是爲深矣由其如此故以刑其家則有采蘋之法度艸蟲之自脩以

臨其民則有漢廣之不可犯野有死麕之如玉南國之大夫如此則岐豐之大夫可知岐豐之士女民庶皆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之所化則夫漢廣死麕之俗豈非在位之節儉正直與大夫妻之法度齊敬有以感動鼓舞而使之然哉虞芮之不爭不但愧其民之讓路讓畔是亦兼見其大夫士女從容澹靜有禮無欲足以刑其鬪辨貪競之惡耳漢廣死麕之女固皆文王大妣之化是亦南國臨民有位之人朝夕在其自中其有常不競脩身齊家之風足以相薰相翼而趨於善也其色不可犯其容不可誘則其衣服必整齊坐立必端方行步必詳雅語言必謹靜故曰舒而

脫脫兮無感我脫兮毋使厖也吠此其風儀容止至今猶
使人起敬若如唐之水邊有麗人衣裳照暮春疑粧耀洲
渚繁吹蕩人心者又豈有不可犯之色不可誘之容哉嗚
呼有自來矣夫欲之不可禁也若火之燎于原使在上有
位之人不深思而敬守之則天下之心莫知其所止矣夫
十二章之尊卑多寡之難辨舜以此事責之耳目股肱之
臣豈不欲其制節謹度詳其辨而持其常以定天下之志
哉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古人之所辨
衣服車輿居十之七八矣使如賈生所舉秦人之餘風以
告漢孝文者天下之欲豈得而禁哉古之王者關譏市察

異言異服志淫好辟皆所必究使有位者不先謹於其身
其家則民之不從其令而從其好者豈關市之所能禁哉
自鄭子臧娶鵠冠楚子玉作瓊弁春申君曳珠履蘇秦張
儀誇車騎輜重商鞅廢井田築冀闕始皇作阿房漢武起
建章而王制遂盡壞天下之俗惟欲是從莫知紀極四海
之內皆禮記所謂無方之民也而況於金谷之步障新豐
驪山之錦綉有國有天下者不爲民人社稷之計有家亦
不爲子孫之計上下交逞其欲不惟爭民施奪而又以生
姦雄胡羯之心然則三復羔羊都人士緇衣羔裘之詩安
得不使人重傷今而思古哉純繆雖不可詳大抵皆縫之

義五其穀也絨疑有界域之意是其限也推此則純總可知羔羊之皮或者以為取其有禮則夫狐麕豹祛之類豈有所取而為之讀詩者優游涵泳取其聲音氣象以為存心養性之具可也或有古制之不可詳而必穿鑿以就吾之私說則反有害於溫柔敦厚之全體矣

招招舟子人涉叩否

世之所共趨而我獨否有欲者接武累迹蹈覆轍甘心焉而畏天顧義不棄其所性者寧餓死而不往此易所謂同人于郊者也一陰居二初三四五四陽爭趨之近者比而不去遠者應而不答伏戎以俟之乘墉以攻之大師以取

之失之則號咷得之則喜笑一免在野爭之府也惟上九一爻不應而近獨出四陽之外故為同人于郊郊者國之外也惡衆陽趨競之卑備然物外寧無所得而不入鷄鶩之羣也如此等人似寂寥無味實天使之格邪俗障頹波立於高朗蕭閒之地為群迷之燭其所關係為甚大也無斯人則天理滅矣在詩則曰招招舟子人涉叩否招招舟子相呼相命而往也人涉叩否利欲之塗義不可往衆共趨而我獨止也蓋所謂畏天者也顧義者也不棄其所性者也有守而不隨寧澹泊寂寥窮死而不肯為利祿之徒也蛾滅於眩蠅沒於逐爭利者死於豺狗欲者亡於欲惟

物外不競之人雖躡原憲之履衣子路之袍而自天佑之安樂壽考以終其天年故同人于郊而無悔之道而四陽者皆有悔者也人涉邛否豈惟不棄所性是亦全身之道世之相呼相命趨利祿之途者視此可以鑒矣或以初五二爻無過者也何以罪之曰易象然也自上九視之四陽皆利欲之徒逐爻觀之則初五始爲無過也曰上九不與衆同而猶曰同人何也曰爻辭相因之例然也以爲君子未嘗不與人同同人于郊則同而不和同而異者也如此說亦無不可矣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

人與天地混合而爲一故其一動一靜亦當以天地爲準則不可有一毫相戾處然後氣正體平德脩業成無愧於天地而與之並立故曰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又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又曰茂對時育萬物及者如二人相隨行當相及而不相先後偕行者兩皆不息對者此然而彼亦然也夫彼然而此亦然彼不息而此亦不息則性與理相得氣與氣相順所謂不愧不怍而萬福之所由生也是故禹惜寸陰成湯昧爽丕顯周公坐以待旦孔子責宰子晝寢子路爲李氏宰質明而行禮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待罪古之聖賢明哲不論有位無位莫不夙興夜寐孳孳汲汲其

下化之皆洗刷自治日新又新鷄鳴而起嚮晦乃入大則
天下之事小則一家之政如鄭風女曰雞鳴齊雞鳴二詩
可以見其君臣上下長幼男女存心德業一動一靜無敢
與天地相違者也日行一日繞地一周入二刻半始昏出
二刻半先明故夜常短於日陰常缺於陽雖春秋分亦然
不必夏也未出二刻半咸池先浴赤霞上騰六合清明故
今高麗古謂之朝鮮以海邑先見也此前二三刻中光明
未發朕兆已動生物無心而虛靈動靜常與天應故雞爲
之鳴而人之寢息至是叱動醒覺毛髮洒淅百慮感人不
可宴安於是男女皆歛簞榻席櫛緹衣冠問寢視朝拂髦

而清風生開戶而天地曉當是時也萬物並作而人可不
然乎旦氣清新萬事脩舉女僮僮而中饋士蹌蹌而在朝
夫是之謂順也家人之道女正爲要故二詩皆女先於男
女曰雞鳴警其夫也士曰昧旦恐不逮也子興視夜復促
之也明星有爛則天將明日將出矣鄭之賢女戒其夫於
雞鳴之時而齊之賢妃勸其君於未鳴之前故誤以蠅聲
爲雞聲月出爲東方明其聽之諦而視之久於鄭之賢女
尤爲早也千載之下誦其詩想其事好德而不好色懷德
而不懷安敏疾而恭敬堅貞而清明在上則元首起而股
肱喜百工熙而庶事康在下則身脩而家齊德崇而業廣

統而言之血氣和平耳目聰明壽考維祺戒爾景福夫然而後可以爲成人矣日入則爲夜日出則爲晝朽木糞牆之戒不止於亭亭日中者也煌煌東方星杳此衆客醉此厲王俾晝作夜之事而後世以爲常大小宋文章焜燿一時而爲鄭良霄魏曹爽何晏壑谷窟室之爲自誇聰明僥利不知其鼓一世之人相與徇欲以重鬼神之怒也覆轍往矣咸與維新不在於吾徒乎隋唐以來鄭聲流行不息而蘇黃之流復漲其流故風俗日惰宇宙日昏國家日亂以至於大變此事未有以爲言也詩云夙興夜寐灑掃庭內維民之章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以此自警也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明星謂太白說者謂啓明爲水星非也長庚啓明皆太白水星去日極近遠而不過二十餘度可見之時少惟太白不夕在西則辰在東亦觀天者所當知也

七月流火

天萬物之祖日萬化之宗天運每日過一度爲欲與日會也日運每日泝天一度爲欲與天會也天日胥會則爲一年而萬化成古今之行信有常矣然有歲差之法謂天與日每年各退若干分天以左旋退而東日以右行退而西以唐一行之法推之不滿八十二年天日相差共一度曆

減半日天官靈臺積候驗之蓋信然也其法可曉而談經
儒者多未察蓋不但堯典中星與日合日在今皆不然如
七月流火定之方中之類今皆不可據矣大火心星也
流下也七日夏七月其詩則言公劉時事也虞夏時立秋
日在翼軫公劉后稷曾孫當夏后之時故日沒星見而大
火傾倒于申未之間由田野而觀則流而下也大火赤色
陽盛故昏中而炎熱西流而寒至九月授衣謂寒之將至
也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夫七月而
火流所謂故也故則可求而今不可求也日麗中街小暑
已至而火猶未中也秋風既生寒蟬已鳴而火猶未流也

以二十四位候之立夏能罷始出於東方芒種夏至高臨
辰巳大暑立秋正中于午白露秋分而後幽風之西流可
歌也本以候寒暑而漸與寒暑不應可疑也非但今可疑
也循今已往千載之後復如公劉至今則當八月中而九
月流又千載後則九月中而十月流又千載後則十月中
而十一月流益可疑也自公劉至今已差四十餘度則自
今至于千載之後可懸知也此則孟子所謂可坐而致然
氣運與列宿不應可疑也左氏龍見而雩龍者蒼龍全體
而大火其中也見者全體皆見也建巳之月也龍見則火
浸昌有旱之理故雩祀上帝爲百穀祈雨然今建巳之月

火始出全體之見在芒種以後使國家行雩祀之禮不可待也不待龍見而雩於義復無據也火伏而後蟄者畢而火未伏火晨中而寒氣退今寒已退而火未中定方中而宮室作今農功畢而定猶在未也猶有可疑者北斗天之綱紀十二月杓建各指地之十二辰所以應天運而昭萬目也自歲差以來杓携龍角魁枕參首如故而舉頭望之雨水猶未建寅春分猶未建卯千載之後其違又遠此不可之尤者也周秦以來月建在子日在星紀月建在丑日在玄枵其餘東西相互皆然此陰陽家所以有子丑寅亥卯戌辰酉巳申午未之合也隋唐以來益相違去今則月

建在子日在尾箕月建在丑日正在斗月建在寅而日在虛危月建在亥而日在氐房月建在卯而日在室璧月建在戌而日在軫角月建在辰而日在奎婁月建在酉而日在翼軫月建在巳而日在昴畢月建在申而日在星張月建在午而日在觜參月建在未而日正在井六合大體皆相背及各下旬始稍相應復七八百年則月建子而日全在寅月建丑而日全在丑月建寅而日全在子月建亥而日全在卯然則謂子與寅合丑與丑合卯與亥合辰與戌合巳與酉合午與申合未與未合可乎月建十二月斗杓昏建也律中黃鍾而建子蕤賓而建午其常也今不惟日

在之辰與月建不合而月建自與十二月不相應蓋律中黃鍾而斗杓昏猶建亥律中蕤賓而斗杓昏猶建巳陰陽家世守六合之說而茲事皆罔聞知是亦羲和之昏迷矣日在不合猶可說北斗不建實可疑易曰觀其所怕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非所謂不怕者乎切嘗妄論所謂常者有小有大有一日一月之常有歲一世之常有千萬世之大常歲差者天之大常也以八十三年一度推之蓋三萬年而差一周自堯以後三萬年一至二分日在與四仲鳥虛火昴依然子午卯酉四正復如堯時然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與時雍之治可復見也但吾黨不得而與爾此豈天地之一大常乎孟子之言易傳之說千載亦可萬世亦可固不可以一世觀也

東山采薇杖杜

二帝三王與秦漢以來之用兵其旨意甚不同者尚存於詩書而儒者多未詳不但上之人未之講也觀之東山采薇杖杜亦可見東山者周公之勞歸士也首章但言滔滔不歸則但有日月之久而未嘗有戰攻之苦死傷之戚矣繼之以我來自東霖雨其濛亦惟述其在途之勞而已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則但有思歸之人而無不歸之士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則三年在東有行陣嚼枚之事而未嘗有

死亡之人蝟蝟者蠅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道中
觸目感興之事苟有殺傷不歸之痛又何暇於此若已無
死傷而同行者有之亦當爲之傷痛而不暇及於此矣後
章伊威蠪蛸町畦熠燿果羸粟新之類叙其不歸之久而
廬之荒也若有殺傷死亡則得歸爲大幸而此等皆不足
道矣鸛鳴于垤婦嘆于室嘆其道途被雨之勞苦也脫或
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則舍其四隣慟哭之聲而
但述其一家恩歸嘆雨之情亦豈在上者之心哉末章所
謂親結其綯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充足以見
周公之東征全師制勝不輕用人不得已而起完全而歸
但有三年之勞而無喪敗之事九十其儀者新娶之禮也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者述其夫婦新娶遠歸之至情也
儻其隣里鄉黨有哭死吊傷陳衣設奠之類則爲此詩者
亦誠何心此孔嘉而彼何不淑其舊如之何矣其身膏州
莽永無相見者又將如之何哉置死亡之至哀而但叙生
全之深樂亦可謂不仁矣有國有家寇亂寧免征伐備禦
無時可撤國非碁弈人非牛羊出當遣戍歸必勞還如采
薇枲杜東山者皆古人用兵之則例征苗之師伐桀伐紂
之兵征有扈羲和伐鬼方之旅當無不然非但文王爲然
如是而後足以盡上之仁如是而後足以盡下之忠如是

而後可以用民如是而後可以享國是故采薇之遣戍不
慮其死亡傷害而但閔其行道之饑渴雨雪之苦辛則文
王之制昆夷獫狁者必有其道必不至喪師殺人知枋杜
之勞還歷言女心之傷悲但以其夫道路之勞日月之淹
耳儻其隣里鄉黨有哭死吊傷陳衣設祭之家則枋杜之
詩亦何可歌十人而亡其二三則爲之上者有愧矣儻或
至肝腦塗地則以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豈得自容於天地
之間遣戍勞還例也儻有一日以死亡之多而不用則爲
人上者之慙亦不得寢食自安矣此王霸之分義利理欲
仁不仁之殊二帝三王後世之不同皆判於此仁則行一
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者弗爲不爲則一日殺數千萬
人不以爲愧仁則視民如傷愛之如子不得已而後用必
不敗而後舉不仁則牛羊用之州莽待之驅天下有父有
母有妻有子之人以逞一人之豪氣濟一家之私欲仁則
天下爲一家不惟不欲殺已之人亦不欲殺敵之人不仁
則糜爛其民而復驅其所愛子弟以徇之至於讀書爲儒
而韓魏公尹師魯亦有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之言好水
之敗五路之兵全軍皆沒父兄妻子持故衣紙錢號於馬
首當是時也使周公處之當如何其慙怍後世之人誰復
以聖智稱之賢如魏公但能一時悲憤掩泣而已未聞其

以爲終身之愧負也嗚呼真儒之學古人之心讀書者不知之久矣讀書在前而論兵者至以殺人喪師爲常事是可爲不仁矣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任其責者不以爲罪尸其事者又愛其人古今土俗之不同久矣其可不重思而亟反之哉或曰采薇三章所謂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豈非去而不歸之謂乎曰此二句與四章豈敢定居一月三捷相對蓋叙其以義事上赴敵致死盡力戎行必勝無敗之心以微勸督之也若以爲有死無歸則是置之死地若擊鼓之所謂不我以歸然也是豈爲人上者之心而遣戎役之所當言哉

相彼鳥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天下萬事苟可以達之天地鬼神則皆性命之所有義理之當然五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皆天命之不可已至若朋友一倫其血脉似不相屬若爲可有可無可離可合而非天地之所設鬼神之所臨者然詩人以鳥起興以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結之察之於樂意相關之禽語而合之於洋洋在上之鬼神則朋友者固天地之所設非人力之所爲也臯陶以爲天叙則朋友之義列之性命久矣允之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講者相與講論以明理習

者相與薰習以進德也若雨澤相麗相灌相說合而爲一其爲天叙之一豈不然哉君臣夫婦父子長幼四者人倫之大而其理之明德之成非朋友講習不可也故朋友一倫所以成就乎四者雖居四者之後實有成就四者之勢神之聽之豈不和且平哉○朋友之義見於易之兌卦政不爲無意也夫兌者說也麗澤者兩皆說也天命之性人皆有之而或不能以自盡必得朋友發明則一覺之間自有由然而說於心者其進自不能已其生自不能息若無所說則其講習則善乃是強其所無則亦扞格齟齬而不能以相入矣講習而說說而不能已是皆性命之道固然之理神之聽之豈不和且平哉

獻酬交錯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度即度也度者事物本然之定理天之裁制已定者也度者人心之同然心與理合覺其當然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獲得也得其理之當然而無所失亦謂禮法已定而人事則有得失也獲者得之也不獲者失之也射義之獲意正謂此所謂君中之則爲得君之道臣中之則爲得臣之道子中之則爲得子之道父中之則爲得父之道是也笑語雖微亦有當然之理故曰笑語卒獲見得古人事無大小皆欲其合理也卒度卒獲又可以見其詳到底至事

之終而不亂不迷也惟得之者少失之者多得之難而失之易故謂之獲獲者得之難也畢旅田狩之獲是也○度即度也度其合於天理之制分數一定而非強裁也獲得也得其當然也凡笑語皆有當然也天下萬事無一非理於此可見

興雨祁祁雨我公田

尊君親上之心無人不在乎上之人有以得其心耳君民上下天叙也苟得於天則誰不有愛敬之心然所以遂其心者在乎有以得其心得其心則得民得民則其所受於天之性命蓋日用而不之知耳興雨祁祁雨我公田尊君親上之心也而其所以然者不無其故矣公田井田也九百畝中之百畝也雨則無不雨矣而特獨殊之別之者尊之之辭不爲殊之別之而復加之以我之一言則親之之辭也尊敬而親愛尊禮而愛仁尊父而愛母尊天而愛地是固天賦之定命而亦豈非井九百畝八家同井之制有以使之得其生而開其天者乎禮義之性天也而田之井則上之所以于其民者也吾想夫十千維耦之時千耦其耘之際得無淒然油然而動其感恩戴德之心者乎頌聲之作豈無所感而然者乎興雨祁祁則其理尤深而源尤長也祁祁之雨不破塊之雨也旣優旣渥旣沾旣足

無助長而無不成者祁祁之雨也豈亦肅若之效而燮理之功乎震凌淫潦彌月踰時怨咨之聲有不可止豈有暇於歌之頌之者乎井田以樂其生祁雨以優其力有滄萋萋之興禮義之心何可遏也是故田之必井所以成性命雨之祁祁又以起和樂二者上之所以得民之道也是道也非深求其故潛用其功以堯舜三王爲本領以於穆不已爲工夫有不可以一日能者若夫下之愛敬其上之心則固無一日而忘者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無人不足以立天地無人才不足以立人虞夏之九德商

周之三俊前聖後聖所以綱紀天下植立三才其急務精意一在於此而其明功著績發生成熟未有不造端於夫婦發機於暗室屋漏之中者其功化之神妙風氣之薰蒸如巨冶之鑄江海之涵四時之育然莫非一人端本以起之主一以持之勿忘勿助以成之天下之人見其成就人才之功格于上下而不能跡其所自來非有淵源明哲之人不能見其本末也大雅思齊篇作者未知何人今以其末章四句觀之非深知文王道化之本末者不能也成人有德自冠以上至于壯老莫不全其得於天者也小子有造自八歲至十五皆有所作興造者造端開基之謂謂其

所以啓迪導養之者莫非正也非造端開基得其正未必
至於成人而有德也成人有德目前之用小子有造方來
之需也今日有德前日之有造今日有造他日之有德也
譽聞望也髦俊秀有德則名譽著聞有造則才器長茂然
原其所自來則有天地四時之功而人不之知彼成德有
造之士亦有所自來何者人才之成就本於文王之神化
而文王之化之所以神者有一息之間斷不能也故曰古
之人無斲譽髦斯士無斲則無間斷無間斷則神神則無
所不到在一時則洞達幽明在後世則無窮之用也譽髦
者士之聞望才器而莫見其出於文王之謹獨故以其出

於士之身者深探其本而言之言此士之譽皆文王無斲
之所使此士之髦皆文王無斲之所成人見其爲士之譽
而莫見其爲無斲之輝光見其爲士之髦而不見其爲無
斲之精華非惟人不之知彼爲士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也此章根本實在前四章所謂無斲者蓋總太姒嗣徽音
以下三章而蔽之以一言也一篇之內惟太任之德不繫
文王自太姒嗣徽音以下皆文王無斲之事二章合鬼神
太姒家邦而言寡妻以見其造端家邦以見其功化宗公
鬼神以見其精微三章則言其所以然者雖雖在宮肅肅
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乃其所以惠宗公樂鬼神刑寡

妻而御家邦者所謂無斁也肅雝宮廟無斁之著形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斁之精實也非無斁豈能洞達幽明至於此也四章則又首之文王之身以見其工夫之所到定力之所形至末章則遂言其功化之極深切久長爲子孫無窮之用何者人才者綱紀斯人維持國家之具非惟宗廟社稷之所恃亦天地鬼神之所依然其所以變化成就使其才德無不具功業無不成而爲子孫百世之用此非言語之所能令法制之所能驅也學校庠序詩書禮樂不能無及其至也無一不本於君德而君德之成未有不由謹獨也謹獨則爲天德天德之行則有四海之功而無不

成矣是故成人有德出於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之中先儒嘗以大雅文王篇爲周公之作以有無聲無臭萬邦作孚等語也此篇本末大意亦然必非淺近者之言也古之人本指文王亦含堯舜以來皆然之意射斁古通用無射亦保言其平時工夫此無斁則總其始終大略而言也第三章在五章之中先言無斁之實以爲一篇之主至五章則括以無斁二字以盡其功化之所至其苗脉次序亦不苟矣又此詩作於成王時所謂斯士者正指當時之多士謂其風氣大成非但文王當身一時之用也可以見其深遠之功矣又謂之多士亦衆多不一之辭後世之士才德皆

是自成未嘗出於上所以常少而不多也
無射亦保正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治教之位惟幾而後足以居之夫位之難者明之難也明之難者明於幾之難也明於幾則所以爲教爲治者皆不失而無忝於其位不明於幾則惡之萌不能絕亂之源不知窒萬事日入於非而一人之身其過多矣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詩人美王季之辭也而其要在於克類克類者明於幾也明於幾者明於善惡之以類相從也如是而後爲明如是而後可以爲君爲長此君道之所以爲

難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治之立之長以教之君長一人也而君之道主於治長之道主於教君君而長師也君師兼盡而後足以爲君是故爲君難也何爲君之難也一日二日萬幾之難明也一事之非一言之誤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之荒一時之忽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幾之不可不明有若是也天下萬事一陰一陽而已一陰一陽者理慾善惡邪正公私君子小人治亂存亡各以類而相從者也理之類至於爲堯爲舜爲太平爲盛治萬人萬物無不得其所也慾之類至於爲桀爲紂爲衰亂爲死亡萬人萬物無不失其所也忽其萌千尋萬丈不可遏也怠其源滔天

沃日不可止也類之相從理勢然也知類者辨之於萌芽
不知類者任其所生長知類者常守其善而防其入於惡
不知類者從其入於惡而不知其害於善若漢以黨錮亡
而起於和帝一日之用鄭衆唐累世女禍而起於太宗一
時之惑楊氏皆以類而從也是故三風十愆不可有一有
一則方以類聚矣創業垂統欲其可繼繼者亦以其類從
也古今禍亂之源如和帝太宗者不一然一明而後見之
必見之而後爲明故大雅美王季之德曰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克明者君長之道然所以克明者在於克
類故再言克明而歸之於克類以見其所以爲明不然則

不足以爲明也類之云者見幾之深明於方以類聚之義
也方者物理事情之所向動之初而事之始也所謂幾也
向於善則萬善從之向於惡則衆惡從之以類聚也是故
一陽生則朋來無咎一陰生則堅冰立至方以類聚者也
文王周公以易教人王季之克類父子祖孫之家學也君
所以治長所以教教道得而後治道成不善之教一時則
天下從之而亂繼之後世則子孫效之而亡繼之天下從
之桀紂晉武唐明皇是也子孫效之唐太宗是也而其源
則昏迷於方以類聚之義故也然則爲君之難豈不然哉
克者能也足以任其事而不徒有其功之意讀者亦當知

也繫辭以豫之介石不終日爲知幾而詳之曰君子知微
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克類之明
也萬夫之望君長之謂也詩易之義有若符契皆聖人垂
教之精義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嘗謂吾輩事業常如耿舒所謂伏波將軍似西域賈胡到
處輒止聖賢事業如項羽救趙沉船破釜旣持三日糧示
士卒必死無還心又如趙奢擊秦軍一日卷甲趨闕與先
據北山上以待又如李牧破胡蓄力累年簡選練習皆百
金之士不貪小利不信小人激勵賞勸一一思奮然後用

之千里不留行大槩聖賢之於道惟無所繫累故其靜也
專其動也直一蹴而可至吾輩於道徃徃爲外物所誘內
欲所累所見輒留於目所遇必膠於心故常稽留底滯至
道無期有皓首終不得一到堯舜孔顏之地者無所歸咎
一一在於有繫累而不勇故也易曰係小子失丈夫係小
則必失其大無兩得之理也此四句皇矣第五章古註麤
淺無義理毛謂岸爲高位鄭謂畔援爲跋扈歆羨爲貪人
土地先登于岸謂先平獄訟陋哉言也朱子曰畔離畔援
拔援也謂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
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

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
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也此與古註天壤隔絕大抵無所
繫累則其至道不難也凡天下累人之物如富貴利達妍
姿厚味人心惟危鮮有不爲其所惑也又有甘言邪說小
利近功披巧辭章神仙釋老之類足以動心目役精神亂
志氣而奪操守者非氣質至清學力積久者不能不爲之
累也大則荒迷沉溺小則維綴繫留沉溺者固無至道之
日繫留者亦未有至道之日也惟聖賢君子道心常爲主
人心常聽命定力生於純一真勇發於清明無事則身心
澹然一動則天理充滿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蓋無繫縻

無夾雜故其造道入聖自常人視之不啻千萬里之遠自
聖賢君子視之常如咫尺之間戶庭之內也皇矣第五章
純是此意畔謂離去正道援謂扳取他物所謂颺却甜桃
樹汾山摘苦梨也凡去正就邪舍善取惡皆所謂畔援也
仁義忠信天爵尊榮棄而不貴富貴榮達無非外物則役
心苦形以求之所謂畔援者也堯舜孔孟之道九軌之衢
膏粱之味舍而弗由棄而弗食至於諛佞之言邪表之說
晦冥之途稂莠之種則甘心而願之俛首而趨之什襲而
寶之是皆所謂畔援也歆者見而動羨者欲而留蓋其所
以畔援者也富貴紛華妍姿厚味爲此而動爲此而留者

常人也至於權謀術數足以小成則急於近功而不爲遠
圖者之所貪在道邪辭新奇宏闊則又高明允爽者之所
喜也常人之所以繫留固西域賈胡也奮迅高明蔽功名惑
新異者亦西域賈胡也易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又曰見
金夫不有躬此常人之所以繫留也若無妄之匪正有菁不
利攸往則高明允爽之所繫留也方爲此而止復爲彼而
羈甫爲甲所綴復爲乙所留何時何日而至於堯舜之地
哉惟文王之心至清至明至純至粹若此之類一毫不留
故其造道之速非他人所及其曰望而未見則其謙謙自
牧之常非其有所未至也誕大也如茂對時之茂皆盛大

勇決而無所係之謂也他人於道遲留進退意氣不盛惟
文王則浩然沛然舉而得其全體故曰誕先登于岸與釋
氏彼岸亦不妨其爲同即至道所在也帝謂文王文公謂
文王能如此實天命之猶有一說蓋人心多自迷昧有所
畔援歆羨皆蔽而不覺惟明者與鬼神知之蓋虛照也無
畔援歆羨惟文王則見於幽獨之中上帝則見於冥冥之
中不惟見文王之無於常人之有亦無不見見善則見惡
也嗚呼世之顛倒於利欲之場豈知洋洋乎其上者無一
時一刻而不臨之哉其或本無邪心而惑於異端新學無
以決其勇而成其仁者其建諸天地亦悖質諸鬼神亦疑

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天之祚德也非一日之監視君之得天也亦非一世二世而遂可以自安不虞也闕昊天者廣大無邊以成命觀之則其於二后之間居獨處暗室屋漏之中蓋潛窺而深見之所謂大無外而小無內者即此雖曰浩浩茫茫而其無在不在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之意常與人之動靜爲一而不可有毫髮之間斷也二后受之亦有自反而不敢辭之意在帝左右是也夫天不離於文武而文武之所行本不

離於天有一毫之離於天雖與之而不敢受也夫以天之命我有周也已成而文武之受之也復無所辭則爲成王者宜若可以據九重而朝萬國泰然而受天下之奉飲食宴樂以享其所成所受可也而猶不敢康夫其不敢康者非過於憂慮也四海之大閭閻之隱鰥寡無告何可勝窮爲君之難稼穡之艱博施濟衆之病自堯舜禹湯以來世守之雖麟鳳在郊甘露醴泉洋溢九野而戒慎恐懼之心不少怠此周公之所以作無逸也豈惟不敢康而已夙興夜寐益思有以固其已成已受之天命其根本必使之如竹之苞其枝葉必使之如松之茂遲其集義之歲月而無

握苗助長之心研其理欲之精微以至於精義入神之妙
蓋基命者即易之正位凝命康誥之宅天命宥密者即乾
之寬居仁行中庸之廣大精微蓋莫非為君難之當然而
成王能之非有得於周公之素不能也不然為此詩者蓋
甚精至固非諛其君以不實之語者比也蓋自是而文武
之緒益繼續而不墜愈開拓而光明子孫之心於是為盡
而宗周之廟社亦至是而始安故曰於緝熙單厥心肆其
靖之蓋有周之天命雖定於文武至於大定則實成王之
功以金縢觀之周公之於國家猶凜然也苟不得成王之
緝熙郊鄩之鼎其能遂不搖乎關則逸樂而亂亡起矣且

天命有周已成於文武而召公告成王方以成命期之已
基於文武而周公告成王方以基命定命告之二公之言
見於召誥洛誥可考也豈非鼎之大象為人子孫者當世
世不忘哉此章乃康王以後祭成王之詩故天與二后各
止一句而成王凡五句舊序以為周人郊祀天地之詩註
疏惑之皆以成王為成其王道而不以為成王誦文公詩
傳各以辯其非矣茲不復贅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五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六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講義

春秋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不知有王制聖人之所傷也猶知有王制亦聖人之所幸也聖人之於王制拳拳也成其所不當成是不知有王制而紊之也謹而誌之傷之也舉其所久不舉是猶知有王制而存之也從而書之幸之也王制所以一天下靖生民也一或紊之則亂源一開天下之欲莫知其紀極胥

而入於亂矣能無傷乎一或存之則治具猶存天下之欲
猶有所禁止所以開太平也能無幸乎聖人之心無非爲
天下計也此考仲子之宮春秋所以罪隱公之不知有王
制因仲子之宮而獻六羽春秋之所以幸隱公之猶知有
王制考者遂成而不及之意初者久廢而復舉之辭聖人
之情可見矣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其義如此春秋爲王
制作也非爲王制作也爲天下作也王制行則天下定于
一萬人萬物皆得以生長食息於天地之間王制亂則天
下之亂生於人欲之無涯九疇五福咸斃其倫萬事萬物
皆失其所末流之禍有甚於懷襄之流者此春秋之所以

作也此春秋之所以始隱也五伯迭興吳楚漸大日食三
十六山頽地震孛入北斗大辰天下之事漸入于戰國之
糜爛者東遷以後諸侯各逞其欲而王章日喪也濫觴不
室滔天可立而待也萌芽不剪半雲可坐而致也丹楹彫
桷一楹一桷而已而禮之所由壞也猶澤去籥一澤一籥
而已樂之所由傾也此考仲子之宮聖人之所以傷之也
遊子不返一夕而歸其喜何如也塞馬久失一朝而得其
慰何如也葬蔡相侯獨曰侯者喜其獨請謚于王而君臣
之禮未澌也猶朝于廟謂之猶者幸其禮之不遂廢而諸
侯之禮可考也此初獻六羽聖人所以幸之也仲子相之

母也惠公惑於手文再娶之夫人也諸侯不再娶王制無
二嫡惠公首亂之平王不知正之以王法而反賙之隱公
不改父道而遂成之非嫡而嫡不當賙而賙無宮而宮惠
公隱公無遠慮而平王之不君不天也聖人傷之以爲王
制自此而衰諸侯之欲亦將自此而不禁故於宰咺之歸
賙隱公之考宮不例之於文姜成風去其夫人而謂之仲
子列之於庶母之例焉蓋所以正平王惠隱之非而考之
一辭乃不疑不慮而遂成之意所以罪隱公之不思而傷
亂源之遂開也然而考仲子之官隱公之不知有王制爲
可罪因仲子宮而獻六羽隱公之猶知有王制爲可幸也

周公在臣位也成王召公不知其志而使魯用天子禮樂
伯禽不知父志而安受之遂使周公負欺天之過而魯之
群公亦因而享天下之祭其末流至舞八佾於陪臣之庭
者成王召公伯禽之過也隱公成仲子爲夫人以無宮爲
有宮罪也殊仲子之官於群廟謀之衆仲而獻六佾焉雖
六佾亦非仲子之所宜象也而諸侯之禮樂由是而復見
則存王憂世之心所深幸也冠一字而謂之初者周公之
志久晦而不泯周公之道已衰而猶可扶也蓋聖人以身
當世道之衝明著諸侯敗度敗禮之罪所以詳世道之所
由降而謀其所以救之之術也人心未亡天理猶在諸侯

有不忘王室而舉舊章於已墜者必深許之所以立太平之基而示還淳之意也考仲子之宮狂瀾之既倒也初獻六羽而砥柱復屹然故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此罪隱公考仲子之宮之意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幸隱公獻六羽之意也或曰夫人子氏薨是不去仲子之夫人也曰此左氏杜預之陋也穀梁子曰夫人者何隱之妻也

禮記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敬者明善循理固執不放之謂毋與無同毋不敬事事無

不敬也毋不敬是動時儼矜莊貌儼若思儼然常若有所思也謂靜而無事時或問於程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使民時如何程子曰此儼若思時也安謂不害義不害物無忤於心無悔於後定謂常明於心終始不易人之一身惟動靜言辭三者而已儼若安定實同一敬毋不敬一語亦如仁之包五常也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然則毋不敬一語非但一書一篇一章之首也哉嘆辭以其事若難明而功有必至故嘆之以示人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所謂篤恭而天下平

也事若深遠而用之守之其功則有所必然矣此爲君者
萬世之常法學者之學亦不過舉此而措之不以家國大
小遠近皆有實效明驗不用則已分內事常在我也疏云
曲禮是引儀禮正經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然則
此四言乃古之學者相傳之法語至秦漢間猶存揭之篇
首足爲一大綱領矣○道者天理之正天下萬世之通行
得此理於身心而無所放失謂之德仁即理之流行而無
所壅闕義者理之宜施之事物各得其當者是也蘊諸心
而無迹形之酬酢而後見事事皆合於禮而後成故孔子
答顏回問仁曰克己復禮爲仁其教人也莫先於禮所謂

文行忠信四者莫非禮也文謂詩書六藝無一言非禮無
一事一物非禮也行行也日用之常非禮無可行者矣存
心於禮行之必盡而無敢自欺是忠事事皆禮則得其禮
之實而無虛妄便是信若主於言則學者之常言何莫非
禮法規矩惟踐而實之爲難耳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此二句細推之甚有可言不惟使有道者不爲利所磨不
爲人所制蓋可以見道德才能者天下之器國家民物之
資取人者當殊而待之尊之富之貴之皆在此而不繫於
其人之身爲人所取者亦當持之守之不可假借以爲富

貴利達之資雖以此得富貴而皆所以治人理物於吾之
本身初無毫髮之相干也推而上之則舜禹有不與即此
義充而盡之則萬人萬物各得其所矣聞者傳聞虞庠夏
校以來之所講聞士之有天下民物之志者之所世守也
取於人者取之於其人其所取者蓋自有物不于其人蓋
于其道德可以爲教才能可以爲政其所貴重在此非以
其人之身也可見古人用人無非爲道爲國家民物而非
他有所爲國家民物非才德不治用人而以國家民物取
之則其訪求選擇建立位置必不輕選擇位置不輕則位
必得人而有道者必得位萬事得其理而萬人萬物得其

所一得而無不得矣取人者取其人之身雖或以其才德
而未嘗殊之以爲重專之以爲主徃徃爲利祿足以來之
富貴足以留之不知位者治人理物之具祿者所以稱其
位也因緣循襲富人貴人者皆主於其身而不以其道士
之仕者亦以身爲主而不知道義之當守職分之當盡至
其末流則國家民物之器與古之王者用人取士本意皆
棄擲不恤迷昧不知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利欲紛紛茫茫
而民物之禍莫知其極蓋一失而無不失也二句之義其
究極蓋至此是豈可輕也哉聞者學士大夫之講聞也古
今天下之大義王者用人取士之本意四代學校庠序講

明久矣四書六經中亦多可見徃徃止一二字而實經世之大義爲民爲物之深意以忽心讀之觀面不見苟以誠心求之則皆可以坐而得之也○取於人則在上不輕用而在下亦不輕棄取人則其末流必至於爵位皆利欲之私物而在上者且以私喜私怒私好私惡而富貴貧賤天下人而民物之命無所繫矣比之無首其義正如此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

仁鬼神饗德

此篇不知齊魯何人作觀篇首一章游夏之徒或未能及蓋非有見於禮之全體定則一毫不可增損出於天而和於物者不能道器字義味甚長註疏未得其半器者日用關一不可必須有之又須宜利流通於人無疑於物無礙如十三卦之所陳貴賤上下四民五禮之所用耒耜錢鏹至於曲植篴管其上者車輿冕服旂常旒纓禮之鼎俎樽壘樂之筦磬鍾鼓凡此之類制度有定動靜有時有之則事成無之則禮廢一毫智力無所用於其間也禮之於人亦若是君臣父子國家天下何處可闕何事可無何時可

廢其多寡隆殺就事節度隨時處中倚一偏闕一節增一分皆不行如農桑工技之家佃漁之用軍旅之需纖悉畢備不多不寡中和便利有子所謂禮之用和為貴和而不節亦不可行晦翁所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嚴而泰和而節乃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均於不可行此之謂也大備如有虞成周之世三百三千無一不舉蓋於其全體定則見其分毫不可闕品節脩舉無不盡也是故二字因噐字而言如農桑家所用尤不可闕而具足非有意之為也可闕則不能備矣盛德即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非舜與周公三百三

千如何脩舉得盡如勤農務本一心不惰之人耒耜蓑笠凡耕耘收穫所需無不備具完善少或怠惰無志則必破闕缺少薄惡不利視其田則維莠驕驕而已人而不仁如禮何亦此之謂也回者鬱曲柔邪不誠不直釋回即橫渠張子所謂學禮便除去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自然脫洒上去者利欲私意回邪不直妨人害物者何限惟明於理則見理之全體定則私欲妨害亦畢照收斂鞭辟削除解脫其用工如梓人用繩墨如為嘉樹解藤蔓為嘉穀去稂莠使其正直順遂上達而無害也美質者忠信之人明於禮則發鬯䟽達不狃不愚挺然有立藹然可觀如巧笑美

目而加文飾所謂增者亦非外面增添不過從本根發出使融暢流行不至於槁死無用而已措猶安頓亦時措之措正字與直字之意亦不爭多施用也措靜而施動也措如陳器設席位施如祭饗獻酬措如加之各事各物之上施謂行之國家天下正者適與相當不拂其正性定理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違道行即所謂小大由之得於人心天理無不受焉者也譬如耒耜用之田而合宜置之家而非無用之物放之四海而無不以爲然非若賈而不售者之比也筠者竹青皮堅固收束內護外扞內完固而外無染也如竹箭之有筠所謂義以方外也如松栢之有心所

謂敬以直內也存於中所以檢其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好禮則收斂身心屏除物欲其精則存心養性其麓則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所謂如竹箭之有筠也中心誠實志無虛邪不屈於物欲常伸於物上正由中出表裏洞融無間無害所謂如松栢之有心也竹箭所恃在筠松栢所恃在心不然則皆朽敗人之爲學不如竹箭之有筠則外縱弛而內隨之不如松栢之有心則雖外施威儀不過色厲內荏其涸可立而待也不仁如禮樂何亦此之謂也亦如耒耜外有制度無過不及內則偏廢故爲天下之大端合而觀之總爲一箇全體定則而器之義益患其難如

一也如呂梁丈人從這邊入那頭出雖呂梁之險不能妨害又如良玉在火中三日不熟竹箭有筠松栢有心故雖歷寒暑風烟霜雪而無所損人以禮自束則處富貴而不淫處貧賤患難而不屈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文王孔子之美里陳蔡易所謂困而亨者凡人窮困中多屈喪惟君子志正氣浩常伸而不屈直達而遂志所謂窮之通亦如耒耜雖經變故廢棄然其理其制其用終不能泯沒嗚呼禮之爲用大矣外諧內無怨只是和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只是合天理皆所謂和者也少有過不及與偏倚則不行矣器者時中之謂和者天下公共又爲一日不可無之

義一字而三百三千之義畢備非深於禮學者不能到也
有本有文以下迄于終篇皆一意詳考之可見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註疏皆未通詳文意似是戒冢婦之驕逸負恃也蓋冢婦名位常尊介婦皆當敬之而代其勞多使任事而冢婦之驕逸者往往恃之以自尊倨舅姑或以勞事使之則怨懟懈怠又多輕忽介婦以其奔走爲當然不加友愛禮敬以答其禮故因以三事爲戒共一毋字以禁止之謂舅姑或時役冢婦則冢婦當欣喜受命爲諸婦率先盡心悉力爲之勿徒委之介婦其待遇介婦亦當常如兄之愛弟且加

禮敬汲引使與已同不可負恃懈怠不加友愛禮敬於介婦也蓋心一也既能喜躍於舅姑之命必能加愛敬於介婦不然不敦友愛無禮之心必與怠心合而爲一禮記之言絕其驕逸負恃之心也又爲各盡其心之意蓋優饒者舅姑之當然奔走者介婦之常禮而爲冢婦又當自盡其心上下大小兩盡其道者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

此章之意甚善更合文公禮之用和爲貴章說爲一片然後爲盡不然則禮之爲體猶出於聖人之作爲雖曰使人有方而非其所樂亦不能安且久也方猶定處如四方四

維八卦十二辰之位事物之定則人心之定向之謂也輕重止於權衡曲直止於繩墨方圓止於規矩日月星辰止於天山河海嶽止於地禽獸止於山魚鱉止於淵萬事萬物止於禮隆禮由禮則萬事萬物皆有所止耳目有所加手足有所措終身由之不費不勞而凡天下之是非邪正皆一見而辯不然則事事皆無所定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終身迷昏之途荆棘之鄉是非邪正莫知所守飲食起居皆失其宜生不成死生不得爲三才死不得爲考終命矣雖然天下之物不安不久則不能成功夫禮苟出於聖人之作爲豈能使天下定于一而安且久哉

古今有寧守禮而死不忍非禮而生者天命使之然也是故三百三千之制皆天命之固然天理之當然文公所謂取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非理之自然則先王之道豈能以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乎人之止於禮皆天命不可奪雖或移於私欲而終不能泯滅如水之必東鍼之心南皆其性命然也夫是之謂方非抑而使之強而劫之方字只是論語知方易大象立不易方辨物居方之方即大學之止也其義最不可不講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人之生也直直者率性盡心無私曲通天地萬物爲一體

而無阻隔壅塞之處也如是而後可以生於兩間而爲人不然則有愧於天地有忝於父母有身而無身雖生而不死也禮記男子始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後敢用穀正此義也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者人之一身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故天地萬物備於我本爲一體而無阻隔壅塞之處人能盡其性以充其形則事事皆理無有私曲可以位天地可以育萬物位有大小時有行藏而位育之本常在於我而無虧欠也如是而後可以爲兩間之人爲父母之子而無負於天地父母之本意古之聖人深見於此故制爲男子生之禮始生三日

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欲以通此身於天地萬物而合
爲一體也矢者直也非率性盡心直道而行則無以通天
地萬物故桑弧蓬矢之義取其直也射天地四方而後敢
用穀此義最爲重大深遠何者穀者生人者也不通於天
地萬物則不可以生於天地之間故必先射天地四方而
後敢用穀其意以爲既有此身必盡其道而後可以食五
穀而爲人也敢之一字尤爲用意以爲盡人道則敢生不
盡人道則當死而已矣禮記多古人相傳未泯之學而此
一節最爲可觀註疏皆未明近世大儒亦未嘗及明於此
義則人之爲人也終日乾乾終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
後可爾豈但執七以飯稻而已哉

一 周禮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
極

王者天下之所歸往定于一者也國謂王城也諸侯之國
亦在其中天下一國亦在其中辨方即周召卜洛天地之
中陰陽風雨之所會百物之所和四方朝貢道里之所均
也五帝以來國都無常處至周文備故欲宅洛而守豐鎬
之舊不遂居于洛者示王者制度不盡及古人之質也正
位者王宮負北面南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君臣堂陛後宮

外廷百官有司各有定序圜丘方澤太學射宮各有定位
秦漢以來宮室無制宗廟無常郊社不脩庠序不立自古
王宮無不面南而漢人以陰陽之說立東闕北闕而無嚮
明之門皆非所謂正位者也體國二字尤有深意如人之
身體外則元首四肢內則五臟六腑大則耳目股肱微則
髮毛爪甲大小有序內外有常骨肉相維血脉相貫周足
完具方正端嚴流通貫注強壯植立以王城而言則正位
者國之形體也以天下而言則京師侯國中國四夷心身
臂指秩然不亂是天下一國之體也反是則爲末大倒縣
不可以爲治矣又以其中血脉而言則其一事之非理一

官之不職一疾痛之不知則是痿痺不仁亦不足以爲體
矣此推極之論然周公三百六十之制皆其心術精微之
所在雖一事一官異體殊形而其不可相無聯絡通貫一
處有病通身皆知者未嘗不默在其中也經野謂井田也
夫家之制溝封之度明經地理幽應洛書非但使民不饑
不寒而已是亦所謂體也一事一體井九百畝八家同井
治地養民之定體也反是則爲偏重大過不止於痿痺不
仁矣官司也職掌也官領其事職考其功不官則事散而
無統不職則事廢而有刑皆所以備具國體而欲其無不
仁之處也民極二字其義尤精天生烝民各具五事耳目

心思必定于一不可有所紛亂擗奪使之貿貿然無所之也故位一王於上設百司於下一以正其綱百以理其紀皆天理之所當然天工之所必為群心之所共嚮文言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觀之卦辭所謂有孚顒若是也若禮樂刑政學校庠序周官三百六十皆事理之極性命之微天下之心思耳目至是而止履之所謂辨上下定民志若後世無制之宮室宗廟無度之衣服器用百家之說二氏之言怪麗之祠宇不常之政事不職之有司皆非民志之所定也徒使之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而已是故民極二字其義尤精於體國蓋定于一之義經世之要道也君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也愚嘗謂幼子常視毋誑君之於民也亦當然後世人君之於民皆不知此義其所以為民之標的者舉非常視而誑之者常多也無常視而誑之則民心無所止而天下不可治矣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此周人營東都求地中之法三五以來隨宜定都至周文備故仰觀俯察以求地中以夏至晝漏午正之日景置表八尺表北土圭尺有五寸以求之其詳按文可考綠景夕景朝義難曉故儒者多不明鄭司農以景夕為日昃景乃

中其地爲近日景朝爲日未朝而景中其地爲日遠殊不可通康成之釋首援司農而以已說繼之然亦未爲明也夫夕不必暮也日過中而昃斯爲夕矣朝不必晨也日未中以前皆朝也凡日夕景東而朝景西其常也景夕者置表之地太東則日在西而日出於土圭之東日雖中而景爲夕景也景朝者置表之地太西則日在東而景出於土圭之西日雖中而景爲朝景也日西日東景朝景夕非日之不中地之不中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地上地下各百八十二度有奇地中也者百八十二度之中東西南北各九十一度之中周之時洛是也然不求之日

則無以爲一定不易之處夏至日極東并畫漏午正北至嵩高之上十二度必以表八尺土圭尺有五寸求之者意古者歷代參較制度已定非周公之創特虞夏以來風氣猶質未有營洛之志耳武王一戎衣之役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周公成文武之志而遂營之日南者置表太南地在日南於日爲已南也日北者置表太北地在日北於日爲已北也夏至日在嵩高之南十二度南戴日下表南表北皆無景處遠在今之交廣而周禮之云若亭亭乎嵩高之上者表與土圭自古已定於嵩洛故相承以嵩洛之南北爲日之南北耳景短謂短於土圭景

長謂長於土圭暑者南方之氣太南則地偏多暑寒者北方之氣太北則其地偏多寒皆非中也惟適平於尺有五寸則其地爲得寒暑之中斯王者之所居四方歸徃之處也然此特南北之中非四方之中得南北之中而不得四方之中亦非所謂中故必求南北之中而復求東西之中然後當東西南北各九十一度之中而後爲中正日東者置表太東地在日東於日爲已東也日西者置表太西地在日西於日爲已西也地東景少出於土圭之東雖日中而景爲午正以後之景故曰夕地西則景出於土圭之西雖日中而景爲午正以前之景故曰朝風生於震巽地太

東則偏多風陰盛於坤兌地太西則偏多陰不失之多寒多暑而或傷於多風多陰豈足以爲陰陽風雨之所會百物之所和哉讀書之士知據尺有五寸之文又當察求中之法其景雖不可過不及於尺有五寸而尤不可出於土圭之東西而後得之大抵談經之士多不知天識曆故凡言歷象測候處多臆度傳會二鄭之說康成爲勝疑事而質猶有罪焉唐人測景自浚儀岳臺南至上蔡武津才三百二十七里三百九十一步其景已短一寸六分半則康成所謂千里而差一寸者妄也交州去洛水陸九千里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交州景出表南三寸則南戴

日下表南表北皆無景處當在交州立表處之北七八百里以山川回折計之洛去交州五六千里耳南戴日下尚在交州之北則康成所謂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尤非矣元嘉景至交州已出表南三寸南至林邑九寸一分唐書有閩婆國景在表南二尺四寸由是觀之則中國人常在日北廣州以南之人夏至前後皆在日南古謂日南正當如此然則天地廣狹度數為可求矣古今以鄭說相承因有日月星辰升降上下三萬里中之說由今觀之皆不深考者也

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氣與理合亦聖人之心之所在也聖人之心在於建皇極以領天下而已建國而必求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者固將合氣於理使居之者識其初意而不忘其裁成左右之功耳非專倚之以為祈天永命之計也天地之為天地以理性而言則無在無不在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無分於東西南北中國四夷者也聖人之身動與天俱應事酬物無非乾行立心以太極為體為政以北辰為準照物以日月為明動靜以四時為法剛柔以晝夜為象制禮以天尊地卑為本作樂以雷出地為聲易六十四大象三百八十四小象皆聖人之動而常守無在不在之心無土

而不安無人而不可雖居九夷行蠻貊浮于海無非惟精
惟一允執其中之地也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夫苟其
君子也何往而不爲民極人望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
命豈必河洛而後足以臨下御衆也哉武王周公之心蓋
有所在焉者也天地必有其中赤道春秋二分日在之處
天之中也而以北極之高故赤道傾而南而嵩高之上爲
天之中地之中則取四方道里之均嵩高之下河洛之地
是也惟其中也則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理勢之自然
雖天地有不能違者也風雨陰陽者四時之用也風雨之
所會陰陽之所和以四時之所交故從而會從而和其大

體則皆以天地之合故也風雨陰陽者四時之用四時者
天地之用猶身之用心而心之用五性也五性得則身心
皆在其中風雨會陰陽和則天地之合四時之交皆在其
中矣武王周公目之所覩心之所注未嘗不在乎此然觀
其用心則固非專倚此以爲卜年卜世永安長治之本蓋
將使其子孫立心行事以此爲準一政一事一舉一動無
不本之堯舜之中靜以天地爲體動以風雨之會陰陽之
和爲用不偏不倚無太過無不及流通四達利物宜民合
理氣三才爲一體以不忤於所居之地而無愧於祖宗營
建之初意武王周公之心蓋所以爲教而非欲私其一家

以爲永久無疆之地若後世陰陽者流也天地之道皆所以示聖人之用皆所以教不然徒倚所居得天地之中而其行事皆率其欲心私意而不知執其中則有衰亂與亡而已豈天地之中能爲之久哉伏羲之陳神農之曲阜黃帝之涿鹿顓頊之帝丘堯舜之平陽蒲坂夏之安邑湯之亳皆非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而未嘗不爲民極人望德化流行子孫長世之地東漢魏晉豈非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哉而其德化與其傳世皆可考也平王遷洛而周益衰天地之中無如之何孔子之欲爲東周指齊魯衛而言也張良婁敬所謂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者亦指洛而言也皇極君道豈係於所居哉周公營洛而豐鎬之周竟不遷非幽王之失道西周固自若也故曰武王周公之營洛所以爲教者也建都擇地非尚德之言也張良勸高帝都秦亦逆知其不能爲政以德而以智力持世爾以智力持世則擇地之說不可止然德不可廢也爲人君者將尚德乎其尚力乎

先生四書五經講義多於教授莆田及建寧之雲莊書院德興之初庵書院及廣信玉山時所作無慮數千篇今皆散亡予所得殘稿參錯淆亂迄不堪讀考訂再四彙次繕謄僅得其稍完者爲六卷

石堂集卷六
如右其斷缺不可錄者尚多付之慨嘆已耳嗚呼
先生之於經書心會神融理精義粹縱筆推明真
足以發聖賢所未發一言之約而該萬理之全一
章之指而括全書之趣學者即是求之庶乎章句
玩心之陋脫而優游涵泳之餘將有得於融會貫
通之妙矣舉一反三之學又何必先生之講義盡
存也哉閔文振謹誌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六

如石其斷不可錄者尚多行之慨嘆已耳嗚呼
先生之於經書心會神融理精義粹推明真
足以發聖賢所未發一言之約而該萬理之全一
章之括而括全書之趣學者即是求之庶乎章句
玩心之陋脫而優游涵泳之餘將有得於融會貫
通之妙矣舉一及三之學又何必先生之講義盡
存也哉閩文振謹誌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六



